



昨天的故事

看，他在炕头上对我说：“建波，我当了四年兵，得了四个连嘉奖，是不是还行？”望着他略带得意又饱含沧桑的眼神，我点了点头。连嘉奖，是人民军队最低级别的奖励，可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普通士兵需要流多少汗水才能换来这四张证书？

又过了一两年，炮连张振中和吴佩礼两位老连长组建了“炮连战友群”，我入群后又来他家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当时，他还用老式手机，听我说完后，马上打开炕头上的衣服箱子，拿出一沓钱，到镇上小邮局买了一部智能手机。一千元人民币在一个普通农民手中有多重，老天爷最知道。

几天后东海打电话告诉我，他已经加入了炮连群，还跟一些首长和战友们私聊过，最后又说“进了群，就像是又当兵了”，喜悦之情再一次把我感动。我知道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四年的军旅生涯就是他人生的珠穆朗玛峰；四张连嘉奖证书，就是他无愧于一生的佐证；曾经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战友们，更是他一生的思念……

前天早上，东海给我来电话，说是要去莱州看望两名战友，并说吴佩礼连长也从济南赶过去。他说，他七十一岁了，耳聾眼昏，文登没有直达莱州的公交车，一人出行老婆子不放心，想来烟台，让我陪他一块走。我欣然应允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烟台公交总站，买好票，接上他直奔莱州。

一别四十五年，战友终于重见，当年血气方刚的小伙，如今白发斑斑。大酒店，海鲜宴，酒一半，泪一半，谁也说不出这顿饭的口味是香是辣，是苦是甜。

碰杯，碰杯，再碰杯。不知碰了多少杯，只知道碰碎了两只高脚玻璃杯。

拥抱，拥抱，再拥抱。吴佩礼老连长哭了，王东海老班长哭了，张守俭老战友也哭了。这位曾在战场身负重伤、荣立二等功的钢铁战士，此刻，竟像一个出门走丢的顽童终于找回了家，激动地一边擦泪一边说：“排长，班长，咱可不能再等四十五年了，明年还得聚呀！”就这样，炮连高射机枪排的四名老兵，在莱州大地上流下了男人最宝贵的眼泪，一滴泪，一行行，如珠似玑，串联成一首最美的情诗。不仅战友们看了会落泪，就连当年驻高射机枪的军马看了也会老泪纵横。

昨天的故事没有在今天止步，它是一名马拉松运动员，从昨天起跑，跑过今天，跑过明天，一直跑向未来……

秋天，凡是乡野，总能见到牵牛花。在老家，牵牛花也是随处可见的，门前、溪畔、田间地头、菜园的篱笆上都有，它开放在晨风清露里，伴着朝阳升起，引得蝴蝶和蜻蜓流连。牵牛花，爬满了故乡的云水地，点缀了耀眼的金秋，也装扮着我的童年。

又一次回老家，还是先去看爷爷。一番关于家庭、工作、生活的长谈之后，爷爷又把他殷切的话语装进了我的“行囊”。爷爷已是九十二岁高龄，头发花白，步履蹒跚。他虽然没有文化，年轻时却敢于走南闯北做买卖。他也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他的人生经验是用一辈子验证总结出来的，是智慧的结晶。他如一棵老松树，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。爷爷把这些都倾囊传授于我，是我行稳致远的“精神食粮”。

出了爷爷家门，走在那条熟悉的马路上，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，时光在这里静静地流淌。马路上的一景一物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，它一一记录着一个个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孔。我边走边回想刚才与爷爷的交谈，细细回味……

走着走着，路边蔓延着五颜六色的牵牛花突然映入我的眼帘，它们精神抖擞，似在争相吹响冲锋号。我停下脚步，蹲下身，细细地看着它们。晨光里，浅蓝淡紫的牵牛花上，沾着细密的露珠，如蒙了一层稀薄的雾。它们摇曳着纤柔的身姿，

节气已过霜降，冬天快到眼前，此时正是晚秋时节。山中已是万物凋零，不再郁郁葱葱。漫山遍野看似一片萧条，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和风采，这大概就是自古以来人们所说的悲秋吧？

其实，悲秋是悲秋者的悲哀，丰硕才是秋天最坚实的信念。远远望去，山上的人们忙忙碌碌的身影，不正是给秋天书写的魅力诗行吗？高亢抡起的镰头，深深刨下了希望和祈禱，背碌碌滚出了胖胖的红薯和芋头，褐色的土地上瞬间长出了丰收的景象；三轮车“蹦蹦”的声响是欢呼丰收的喜悦音符，装满车的红苹果应该是晚秋最靓丽的风景了！那诱人的红啊，是勤劳的果农最开心的笑脸，是给秋天的一个最完美的诠释！

人们往来穿梭，把秋天搬回家中，把笑脸留给蓝天，把愉悦的心情寄给春天，把勤劳积攒给夏天，把对美好生活的祝愿馈赠给明天。

这便是秋天，这便是晚秋的风光！在这晚秋时节里，我们一行数人相约去城外的小山头，一

览晚秋风光。

从山下到山顶，杂草丛生，根本找不到可以通行的路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丛里盲目前行，一不小心就会被脚下



苞米的秋天节奏 (三章)

拔节的秋苞米声

在我们老家的秋天，最惹人注目的是村北那片海海漫漫的玉米地，从村头向北铺陈开去，一直延展到水库边。初秋的时候，从村头望去，地里枝枝矗立的玉米株连成一片起伏的绿色海，与远处水库那片碧波荡漾的水面仿佛相连在一起，犹如一大块的翡翠横放在蓝天之下，那么耀眼。这时候，当你走进玉米地，可以看到那一簇簇红缨子挂在硕大的苞米穗顶端，像一只只巨大的蟒蛇口吐鲜红的信子。一棵秸秆上通常能挂两三只饱满的苞米穗，此时的苞米皮是藏青色的，充满着生机。

老人们常说，庄稼都是夜间生长，记得那年，我在这片苞米地连接的村北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，正是七八月份的光景，天气很热，老师带我们几个学习尖子一起在教室补课。村里九点就停电了，我们点亮自己带的油灯继续学。不知谁说渴了，大家开始呼应起来，老师就带我们到校园外苞米地头的水井中打凉水喝。大家边喝着从井里打上来的清凉井水，边嘻嘻哈哈。老师说，这个时候苞米都在偷着拔节，不信你们贴着玉米秸听听。我们来了兴趣，纷纷跳进地里贴着苞米秸平心静气地听起来。初听还听不出什么来，但仔细听下去，好像玉米秸在动，间或有那种清脆的“咔嚓”声不时地传进耳鼓。当伫立在田地中间再仔细听起来，就听到“咔嚓”“咔嚓”……一声连着一声，一波刚起，一波又至，犹如大海中那来来往往的潮汐。

小镰刨苞米秸

转眼间，满地的秋苞米开始由绿变

黄，硕大的苞米穗耷拉着头，以饱满的姿态宣示着成熟。

开始进入秋收大忙季节了。颗粒归仓，到地里收苞米是其中的一个大活。收苞米要经历这样一些环节：把地里的苞米秸刨倒，摘下上面结着的苞米棒子，运到麦场的大堆上，然后经过手工剥皮连成一摞摞苞米垛，在阳光下晒干，再到机器上脱粒，在场上把苞米秸彻底翻晒干燥，再装进麻袋，整个过程才基本完成。

刨苞米秸可是个力气活。在那一望无际的苞米地里弓着腰，斜着身子，一手抓住一棵苞米秸，一手抡起小镰头，从接地部分下镰，一镰头刨下去，把一棵苞米秸秆连根刨起，放在身后，接着刨下一棵。这情景让我不由地联想到夏收季节的割麦子。割麦子是用镰刀，左手揽起一抱，右手用镰刀割过去。同样是弓身弯腰，可麦子比较矮，直起身子能看到前面麦田的情景，能与周围的人说话。刨苞米不同，由于苞米秸子比人高，当弯腰久了，直起腰来往前一看，眼前除了密不透风的苞米林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在刨的过程中，有的人手快，有的人手慢，彼此无法交流说话。

这样闷着头刨苞米，一刨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，对人的毅力是一大考验。记得小时候，秋收放假参与生产队劳动，我们小学生大多是跟在刨苞米的大人后面跑前跑后帮苞米棒子，或归拢捆散放在地上的苞米秸。有时兴致一来，也到前面拿起大人的小镰头，刨几棵苞米秸，但刨几下后就退下了。站在后面看着大人们，他们一边往前刨，一边抓过脖子上的毛巾擦汗，由此就对秋收的辛苦有了一层更深刻的理解。

远远望去，苞米林如海，刨苞米的



开在心里的牵牛花

如次第吹响的喜庆喇叭，噼噼嗒嗒，潇潇洒洒，欢欢喜喜，惹人爱怜与欢喜，也让这个季节忽然就多了几分明媚。真想把这美景永久收藏！

牵牛花极其常见，却着实美丽，它小巧玲珑，谁见谁爱。在古诗词里它也占据着一席之地。宋朝词人蒋捷在《贺新郎·秋晓》中写道：“月有微黄篱无影，挂牵牛数朵青花小。”古人将牵牛花引入诗中抒发情怀，留住美好，而岁月如流，流年如诗，美好的事物却总在往事中拥别，又在现实中迎来崭新的重逢。如今，美丽的牵牛花又开了，小心翼翼地开在了人们的眼前。此时，我的心情变得更加愉悦起来，爷爷给予我的那份教诲在这小小牵牛花带来的喜悦中氤氲开来，倍感温暖。在这个落叶之秋，所有的美好就是这样不期而至。



都紧缺，不像现在这样丰富，煤炭、天然气，应有尽有，电力充足，果树条子都烧不完，做饭取暖根本不用操心。曾经的艰难不在，而情景却历历在目，过去这个时候，山里的茅草早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，连草根都被刨得不见了，哪里还能看见像现在这样漫山遍野迎风飘扬的茅草啊！

过去的时光不堪回首。那个时候即便有点茅草，也断断不可以烧掉的。它的身价很高，往往被刷净草叶，然后拌在草房子的屋脊上，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。可是现在，全民过上了小康生活，草房子已不复存在，茅草也得以彻底解放，逍遥自在地迎接春天，陪伴绿水，打扮晚秋，快乐一生。这是时代的进步，盛世的风景。绿水青山，清风明月，草木栉风沐雨，人民安居乐业。幸甚至哉！

人们就像一只只小舟，在海中倔强地往前划动……

热闹的剥苞米情景

一大堆一大堆的苞米棒子堆积到村头的麦场上，生产队开始组织各家各户社员到场上剥苞米皮了。

这个时候的苞米棒大多是熟透了的白皮，也有极少数属于青苞米，点缀在大堆里分外耀眼。晚饭后，麦场上的几盏汽灯早已点亮了，兹拉兹拉响着。大大小小的各种蛾子，成群结队地围着灯光扑闪，场面非常热闹。这个时候，生产队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来到了场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开始剥苞米棒子。

所谓剥苞米棒子，就是把苞米穗的外皮剥去，把中间干净、洁白的几层皮留下，再把贴着苞米里的那层留几片，与其他苞米穗捆在一起，形成一摞摞苞米垛。那时候，生产队按照每家每户剥的玉米多少，过磅秤，按斤两给计工分，所以全家老少都上。剥出的那几层洁白的苞米皮，可以带回家，用于春节蒸饽饽和平日包包子、做馒头用。记得当时我舅姥爷在烟台市里，就说过这样的玩笑话：你们总是过年过节来，用苞米皮来换俺们的大鱼大肉。笑话归笑话，那是实情。当时农村人的日子比不上吃国家粮的城市人，苞米皮是他们唯一拿得出手的一种特产呢。

剥苞米棒子的时候，孩子们可没那么好的耐性坐着干活，一会儿就跑出去了，在铮亮的汽灯光下，三五成群地玩着，嘻嘻哈哈，朝着天上成群的蝙蝠扔鞋子，看到萤火虫在场边飞舞，就追过去。此时的打麦场，俨然是孩子们的一个乐园。

金秋十月，小时候秋收收拾的那些往事、趣事，又回到了我的记忆。

老家地处丘陵，土地瘠薄。当年，老百姓因地制宜，栽地瓜种花生的颇多。这两种作物都是秋季收获，因此一到秋天，庄稼人就要忙活。尤其是晒地瓜干，还受到天气的影响，如果遇上下雨，两天之内不晴天，地瓜干就会烂成“眼儿”。那时没有天气预报，种地人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，判断天气好坏。一旦认定是好天，就与老天抢时间，这时就会全家出动，投入到晒地瓜干的大忙之中。为了不误工农活，干活人中午往往不回家吃饭，而是采用送饭或带饭的方式，在坡地里吃。这正符合我们小孩子的心意。因为在坡地里吃饭热闹、开心，休息时可以捉蚂蚱，可以和哥哥姐姐玩游戏。更有趣的是看巧云，这个时候，躺在地上，仰望蓝天，静观高空中的浮云，变化无常，十分奇妙。看罢巧云，眺望四处的缕缕青烟，那是庄稼人休息时在烧烤，享受秋天的乡野味道。

我家中午饭也在野外吃。父亲吃完饭、抽完烟，选个干燥的地方，用草帽遮着脸，躺在地上睡着了。哥哥吩咐我捡些干柴火，他去薅些花生、摘些豆荚，我们也开始烧烤。不一会儿，豆荚烧好了花生也熟了，我们围成一圈，美美地吃起来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吃完后，哥哥趁我不防备，抓起一把草木灰，抹在我脸上，刹那间，我变成了“黑老包”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父亲被嬉笑声吵醒，坐起来抽起了烟。我过去摸着他的脖子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爱抽烟？”他慢悠悠地说：“干活累了经常躺在地上休息，抽烟的人身上有烟味，小虫子就不敢靠近了。”

母亲是家庭主妇，调整好生活是她的任务。她能把手瓜干做成好多不重样的饭，因此，每年晒地瓜干时，她都要做些食材储备。父亲根据母亲的需要，让我把地瓜按大小分类，把最大的捡到上，洗净去皮，切成地瓜丝。小的除了现吃之外，剩下的等到泛浆后煮熟，再晒成地瓜枣。母亲晒的地瓜枣软软的、甜甜的，吃到嘴里还粘牙。地瓜枣表层长了一层白霜，很漂亮，我们把它看成农家点心，送给城里的亲朋好友，很受欢迎。

晒完地瓜干、刨完花生，我和姐姐又转入秋拾，主要是在那些收获完了的花生地里复收花生。开始时，我和姐姐吃大锅饭，复收的花生不计多少，都放在一起保管，把换来的钱都用在补贴家用上。后来，为了调动积极性，母亲把我俩复收的花生分开保管，把换来的钱用在给我们买新衣服上，谁复收的多，买的衣服也就多。这个办法虽说起到了一些作用，但毕竟我们是小孩子，成天挥舞着小锄头，单调又累人，收获也不尽如人意。有时也能碰上好运气。有一次，姐姐在一个靠近花生地的地堰上，发现了一个田鼠洞，我们在这个田鼠洞里挖出了将近一篮子花生，却没有捉到这只专偷农民劳动果实的田鼠。

有时老天也给力，帮助我们搞秋拾。在一个干旱了许久的夜晚，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，整整下了一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有复收经验的母亲把我们叫起来，加了些防寒的衣服，一起到地里去复收花生。原先满地都是大块土坷垃的花生地，被雨水一淋，土坷垃散开了，藏在里面的花生果露了出来。我们捡了一个早晨，发了个“大财”，心里别说是有多美了。

雨后到地里捡豆粒，是老天帮我们秋拾的又一例证。那些在收割装车时受到挤压而爆在地面上的黄豆粒，被雨水一泡，一个个白白胖胖，有的还长出了小芽。我们捡回家，长芽的切上萝卜炒菜吃，没长芽的做成小豆腐，各有其用。

当年秋收秋拾的这些往事，总能让我感受到秋的魅力。

投稿邮箱：ytrbzbk@126.com

枝。先是瞪大眼睛看，又忍不住摘下一朵又一朵，把它夹在耳朵上，再放在嘴里鼓足了腮帮用力去吹，好像真的能把它吹响似的，然后再摘一大串把它挂在牛身上，给它好好打扮一番。此时，河边除了哗啦啦的流水声，就只剩下我咯咯的笑声了……如今，那一幅幅画面仍在我脑海中如电影般回放，美好如初，历久弥新！

碧空如洗，秋风徐来。牵牛花努力地爬上了篱笆，神秘而又唯美。宋朝诗人汪应辰在《牵牛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叶细枝柔独立难，谁人抬起傍阑干？一朝引上檐樵去，不许时人眼下看。”牵牛花虽然柔弱，却擅于攀援，牵牛花敢于把它细弱的茎伸向任何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，它明白只有抵达更高处，才能让更多的人看见自己的美丽。风雨中，牵牛花楚楚动人。阳光下，牵牛花散发着迷人的光泽。它在篱笆上或疏或密，或高或低，昂然而放。它迎着秋风，却完全是一幅崭新的气象，无拘无束，活力满满。我忽然感到更爱牵牛花了，不仅是因为它俏皮的模样和无所依凭的空灵，更因为它身上有爷爷那种坚韧的精神！

日子本无趣，有趣的是人。需要有一双发现美，欣赏美的眼睛，还要有一颗感恩、知足常乐的心。

如是。万物皆美，你在其中。

眼前山顶上的石崖让我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。童年时，每每这个季节，我们结伴到山上拾草，从东坡跑到西坡，从南麓奔到北沟，整整一个上午也拾不了多少柴草，毕竟拾草的人太多，而草很少，累了就各自找个平坦一点的地方石崖躺着歇歇脚。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冲动，看着眼前的石崖，我爬上去，不自觉地仰面躺下。顷刻间，宠辱皆忘，只见天高云淡，广阔无垠的湛蓝天空给了我梦幻般的享受；飘浮着的淡淡白云，给了我无尽的想象。我醉了，我真的醉了，醉得一塌糊涂，醉得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！

不知在惬意的时光中躺了多久，我听到了同伴的呼唤。我赶忙爬起来，舒展了一下身体，从缥缈的思绪中整理了一下心情，慢悠悠地穿过茂密的草丛向山下走去。我边走边依依不舍地抚摸着身边的草木，仿佛在抚摸着我的童年。

走到山腰处，几株火炬树映入了我的眼帘。树叶几乎掉光了，而绯红的火炬形树冠还是那么娇艳。我轻轻地摸了一把，原来已经干枯了，却仍然不失其本色。它始终把最美丽的一面留给大自然，定格在这个晚秋的时光里，也留下了它无尽的风光和永恒的道路。

山下的道路上，南来北往的车辆鸣起欢快的喇叭，载着晚秋的风光，奔向盛世中国的四面八方。

儿时的记忆